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山海藏玉

文化什錦　胡艷麗

近日，收到玉鐲一枚，纖細的圓條通透漂亮，淺淡的綠色不事張揚，正是我喜歡的溫潤顏色，它是我於琳琅滿目的玉鐲堆中一眼望見的鍾情。但美中不足之處是圈徑上有條細細的小紋，令人感嘆美玉微瑕。但轉念再想，或許，這微瑕之處才是獨屬於它自身的特徵。這不正如人生嗎？

總有人喜歡將玉與金銀飾品並列，其實這是對玉最大的誤解。金銀有價，玉從來無價。金銀作為貨幣的等價物，是一種支付的媒介、儲值的手段，但就玉而言，它有市場價格，而無公允價值。市場上依據玉的種、水、色來為其定價，只能說是為了市場交換而貼的標籤。

玉文化源遠流長，它從誕生之初並非做飾品之用。它曾是上古大帝黃帝以及天地鬼神喜歡的食物，也是祭祀很多山海神靈的必需品；它是君子之德的象徵之物，也是君子用以辟邪的護身之器。《山海經》中記載，崋山之上有一種神奇的食物「玉膏」。它從丹水中湧出，「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服是饗」，試想赤足而行的黃帝，來在這崋山之中，渴飲丹水，飢食玉膏，其神自清、其氣自爽，原野之上玉膏沸沸湯湯，騰起的霧氣與雲朵相連，而聖人行走其間，俯仰天地之間，這是何等的盛景？

▲玉文化源遠流長　資料圖片

這玉膏不僅是黃帝鍾愛的食物，還可凝成玄玉，即一種黑色的寶石，這樣兩種形態，且對比如此明顯，稱為天地之靈確不為過。而且，這種玉膏還可拿去澆灌丹木。經此玉膏浸潤，丹木生五年，可結五色花、結五色果，於是「五色乃清，五味乃馨」，不知這五色果，和《西遊記》中記載的人參果，是否異曲同工？

要說這食玉，並非只有黃帝，相傳上古的神鳥鳳凰也以五色之玉為食。《山海經》還有說，鳳凰一身彩羽集「德」「義」「禮」「仁」「信」於一身，其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這雍容之姿、集天地五德之態，確是天下禽鳥望塵莫及。相傳，海內有神樹，樹上生玉，鳳凰每年皆要巡行於此，以玉為食。不論是鳳凰還是黃帝食玉，其真實性皆不必考，古人有此一說，皆是以玉比德，玉為聖人食、德配君子，絕非僅為佳人飾品，更無張揚之意。今人的確對玉有不少誤解，將大地、深山、河澤的饋贈當作了凡俗之物。

關於玉石，民間亦有西王母獻玉、弄玉吹簫、女媧補天的傳說，歷史故事中不乏完璧歸趙、齊斷玉環的典故。經典文學作品《紅樓夢》，更是一部玉石奇緣，奇石歷險、美玉連珠，一個大觀園，寶玉、黛玉、妙玉，各個都是錦心繡口的妙人，他（她）們似是為度情劫而來，在人間盡展曼妙，呵氣吐字皆不同凡響，不知歷劫後是否再回歸珠玉的形態，藏身於天地山川之間，繼續吸取天地靈氣。

人生得一心怡之玉，定當珍之惜之，它的色澤、飄花、棉絮、紋線，皆為大地的鬼斧神工，是我們讀不懂的天地奇書。

人類學與病毒

自由談　海龍

人類學乍一聽是個挺抽象的學科，其實它跟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人類學關心的基本話題是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以及與此相關的一切課題。所以它研究諸如人類由來的生物學話題，也研究人類行為的社會學話題。它告訴我們人類進化億萬年的大道理，也教我們如何做人的小道理。

於我而言，人類學教我們最深刻的道理就是人類要謙卑要自強，不能狂妄。漫說宇宙，在地球上，遠古人類也遠非最智慧最強大的生物。人類能夠稱雄世界，是人類百萬年努力進化、逐漸適應環境和控制環境的結果。

人類學告訴我們，鳥天生有翅膀，獅天生有爪牙，魚兒水中能游，小雞出殼能走；而人類的幼仔如無悉心照顧絕無生存可能。那麼，人類有什麼是優於其他物種的呢？那就是人類有學習功能和人類有社會、人類互相提攜關愛；一句話：人類有人性有人道。人道主義要求全人類共同團結共同奮鬥發揮人類集體智慧、共同創建人類美好的明天。

我們達到這個目標了嗎？其實離此還很遠很遠。從精神靈魂上，我們尚不能確證人類的由來，更不知人死後的世界。在現實生活中，從大處講人類尚未能消除地震海嘯龍捲風，在小處上不少人也逃不過疾病的困擾。眼下，我們也深受肉眼看不見的極微小的冠狀病毒折磨。我們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盡量居家，更別說之前在家辦公、關閉公園酒吧，甚至停工停產……在病毒肆虐之時，我們唯有團結一致，戮力相搏，而非人為製造矛盾互相指責。

不論強弱、貧富，小小的病毒一視同仁橫掃各洲；即使科技昌明，尚未能瞬間讓全人類免於恐懼。人類學告訴我們，人類絕不會任由病毒宰割、人類歷史上經過了無數災難戰勝了無數病毒、闖過了無數激流險灘；眼下的病毒決不能戰勝我們，但人類也應該記取教訓。

人類學也告訴我們，人類要謙卑、人類要合作。人類的共同敵人是病毒，也是狂妄，同時也是人性的惡；是私心、謠言、推諉和為了政治的算計——其實，說到底，這些都是病毒，同在被消滅和掃除之列。

人類學告訴我們，人類是一個由人性和人道主義連接並凝聚在一起的命運共同體。人類歷史演進億萬年證明，只要這個世界上人類堅守人道底線、不由邪惡得逞，病毒終將被戰勝，我們的曙光就在前頭。

杜甫及其「年輕」的海外粉絲

東西走廊　賴秀俞

在西方文學界，杜甫並不是一個陌生人。十九世紀起，杜甫的詩已經被譯為各種歐洲文字流行於西方。二十世紀初，美國詩人龐德翻譯過《唐詩三百首》。這意味着，杜甫的海外之旅早已啟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指出杜甫的文學成就超越了但丁和莎士比亞——雖然針對這個評價而言，杜甫、但丁還是莎士比亞是否同意不得而知。然而，長期以來，在西方大眾文化中，杜甫仍是不在場的詩人。近日，杜甫穿越數個世紀，突然成為西方社交媒體上被廣泛討論的熱門話題。英國廣播公司（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讓八世紀的杜甫收穫了大量二十一世紀的海外粉絲。相對於杜甫而言，這群粉絲可謂十足「年輕」。

唐朝以後，歷史轉身而去，杜甫卻仍能激起人們的共鳴。此中的關鍵在於，對於這些「年輕」的西方粉絲而言，杜甫身上有哪些魅力讓他們為其心醉，產生認同？

二〇一二年，適逢詩聖杜甫誕辰一千三百周年之際，杜甫的忙碌生活成為中文互聯網的「顯學」，「杜甫很忙」變成一句流行語。在大眾文化的搬演中，杜甫儼然是新媒體的「網紅」。走進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杜甫不得不改頭換面，變成一個被剪輯、被改寫的文本。已有很多中國觀眾提到，這部紀錄片裏的杜甫形象乃建構於不少錯誤的史料之上，裏面選用的英譯本也喪失了很多原初的韻味。然而，在這十五首詩中呈現的杜甫生平被塑造成一種「傳奇」，成功地俘獲了觀眾對東方的凝視。

BBC所選擇的譯文，出自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傳記《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這是英語世界的第一本杜甫專著，以編年史的形式再現杜甫的一生。BBC也以杜甫生平為敘述邏輯，試圖將杜甫建構為一個東方的英雄，影片中，歷史學家邁克爾·伍德（Michael Wood）來到中國，重走杜甫生前所至的重要之地，講述英雄的生成之路。

▲紀錄片帶觀眾重走杜甫生前重要之路　影片截圖

◀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引起國際熱議　資料圖片

和李白一樣，杜甫同樣塑造了中國人的情感結構。中國人兒時讀杜甫，是一種特別的錯位。因為杜甫的很多詩都是飽含滄桑的人生箴言，兒童如何能理解「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又如何懂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呢？但在日復一日地吟誦中，詩句成了種子，埋在一個人的精神土地裏，等到了時候，到了歲數就會發芽。那時，孩子長成了大人，懂得了人間的悲苦，看到了俗世的眼淚，領會了現實的「人事多錯迕」，杜甫就會在精神土地中「活過來」。因為中國文化系統裏的杜甫，不像李白那樣恣意狂放，他總是憂國憂民的化身。葉嘉瑩論及杜甫，曾指出在唐朝詩人中，唯有杜甫能被稱作集大成者。他熔鑄感性與理性，在詩歌中呈現了廣闊的人生圖景和現實關懷。邁克爾·伍德在紀錄片中指出杜甫的意義遠遠超越了一個詩人的範疇，一語中的。實際上，中國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超越了文學乃至文化範疇，而對後世而言，他們更成為中國人的精神圖騰。

BBC建構的杜甫是一個希臘神話中的悲劇英雄。BBC不僅在杜甫成長歷程的講述中置入了不少神秘色彩，並且將其在仕途上的不如意解讀為涅槃重生的契機。正如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歷經磨難後迎來勝利一樣，杜甫的青年時期也經歷了仕途不順、安史之亂和流放生涯，正是在這樣的離散中，杜甫的詩歌才真正爆發出千古不衰的力量。與此同時，在西方視角的解讀中，李白和杜甫的差異化作了酒神與日神的對立，影片中還多次出現杜甫其人其詩與莎士比亞、但丁及其作品的類比。然而，西方世界念茲在茲的自我實現和中國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底不同。BBC的杜甫，顯然是一個經由文化翻譯後被改寫的杜甫。

這種文化翻譯背後所呈現的，是東、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間的交鋒。其中，西方視角的杜甫相比起我們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所認知的杜甫而言，少了一種歷史文化語境的理解，多了一份將杜甫還原為「人」的體察。畢竟，後世認識杜甫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詩聖」，而他仍是一個「人」時的模樣往往被遮蔽了。杜甫也是一個具體的肉身，而不僅僅是精神符號。

從「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到BBC中所描述的「東方悲情英雄」杜甫，既意味着中華文化的海外輸出，更象徵着今天在洶湧的國際疫情下艱難生活的普通百姓對烏托邦的嚮往。天涯共此時，不僅文化交流比文化對壘來得重要而迫切，而且對於在疫情時期歷經一連串心理創傷的人們而言，杜甫其人其詩更提供了一種溫情脈脈的現世關懷和理想的道德人格，以及一份超越人間悲苦的勇氣。

老店的黯然

如是我見　姚榮銓

天津狗不理包子是知名小吃。有一年上海風行「榮華雞」本土快餐，欲與舶來洋快餐爭個高低，這股風潮還蔓延到首都北京及天津。到天津由狗不理包子店助其一臂之力，筆者隨行採訪才得知，天津狗不理包子還是富有口碑，擅於品牌營銷。遺憾的是，「狗不理」今不如昔。

民間傳說，清咸豐年間有個叫高貴友的十四歲小夥計，幫助劉家蒸食舖做出可口精細肉包子，他小名叫「狗子」，要嘗好吃包子離不開狗子，因為生意太旺，他經常忙得「不理人」這樣傳開了「狗不理」的滑稽逸事。官方也有個堂皇說法，有人向慈禧太后進貢「狗不理包子」，慈禧嘗後居然義務做了一條御賜廣告：「山中走獸雲中雁，陸地牛羊海底鮮，不及狗不理香矣」。後來，「狗不理」不僅有肉包子，還開發成六個大類、九十八個品種的產品。

曾作為新三板成功上市的狗不理股份公司五月八日提交終止股票掛牌的申請，簡而言之就是退市，退出新三板的股市。「狗不理」並未如願做大做強，反而其總資產下滑逾百分之十三，二〇一六年總資產跌破一億元，門店不是越開越多，北京本來十幾家如今關剩兩家，還要開什麼精品店，一籠八個包子由四十元漲至一百七十元，自然無人問津，門可羅雀。如今投資市場亂象橫生，「狗不理」申請終止掛牌，也只是冰山一角。

五月十三日看央視《焦點訪談》節目，說要推進「註冊制」，及時提醒幫襯企業上市的那些中介機構，一定要重視上市企業的真實信息的及時披露，再也不允許瞎編故事，弄虛作假，證交所等部門要依法監督，一旦發現非法行為以及上市公司高層腐敗失責，就要嚴懲不貸。筆者對此深有同感，上市企業對利潤關注，創造財富，關注並造福於更廣泛的社群也不容忽視。換言之，上市公司應有社會責任，更多地關懷對環境和整個社會影響。

流浪子

人生在線　代恩

仍記得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來到了瑟堡（Cherbourg），法國諾曼第海邊的一個小城市。這裏沒有巴黎的林蔭大道，沒有耀眼的名牌店舖，沒有大都市的塵囂喧鬧。寂靜的街道，驕陽下奇花異卉點綴兩旁。

上世紀歌舞電影《瑟堡的雨傘》裏出現過的大街小巷依舊眼熟，路上的行人還是那麼悠閒，瀰漫着海水味道的空氣，仍感熟悉。那一年初夏「La Bohème」餐廳開張，我與朋友特地來到瑟堡，分享流浪子阿城在異鄉創業的喜悅。

轉眼間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的思緒回到七十年代的新界，想起與阿城相識的往事。那時到處可見翠綠悠悠的田野，低頭吃草的黃牛，田間揮汗的農夫。在元朗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莊，沿着兩旁菜田中的一條小徑走到盡頭，雜花樹叢中若隱若現幾間平房，阿城的家就在一棵老榕樹的後面。在鄉間成長，聽着母親客家童謠長大的阿城卻愛上了西洋歌劇。

讀中四那年，阿城在一間唱片公司做暑期工。他偶然聽到普契尼的《波希米亞人》（La Bohème）的詠嘆調，隨即被那動人旋律深深吸引，就這樣開始迷上歌劇。千里馬遇上伯樂，他很快被聲樂老師免費收為徒。阿城天生渾厚的嗓子，練起歌來，歌聲傳遍半條村子。可是普契尼的詠嘆調聽起來與田間蛙叫蟲鳴的環境有點格格不入。他的愛好更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中學畢業後，阿城表面上答應父母到倫敦投靠在當地開餐廳的堂哥，而事實上卻悄悄地跑到巴黎尋音樂夢。

阿城剛到巴黎的日子，我們通信甚勤。他半工半讀，長假期則到倫敦堂哥的餐廳，打工掙錢交學費。阿城得不到父母的諒解卻在逐步圓夢。他在巴黎音樂學院跟隨名師學習聲樂，每學期都有機會在學校舞台演出歌劇，先是擔任合唱，然後是三線主角，畢業的那一年首次當上了普契尼《波希米亞人》的男主角魯道夫。劇照中的阿城，昂藏七尺，天生鬈髮烏黑濃密，一雙眼睛炯炯照人，加倍襯出他的文人氣質和攝人的魅力，造型英偉，無疑是扮演詩人魯道夫的不二人選。

阿城音樂學院畢業以後，已在一個小歌劇團當演員。隨着歲月的流逝，我們沒再書信來往，可每年還會收到他寄來的聖誕卡，後來慢慢地連聖誕卡也沒收到了。

上世紀末的一個初夏我到巴黎旅行，在一個朋友聚會中偶然遇見了阿城。多年不見，心裏起起伏伏的是久違的激動。目下的阿城，眉宇之間已經失去了年少時的孤傲，添了幾分愁緒，俊朗臉上深邃的眼神，隱藏着一份滄桑。我們理應有許多說不完的話，可四目交投，卻找不到開始的話題。

我先打破僵局：「還在唱歌嗎？」他搖頭回答：「已不唱很久了，如今在一間旅行社做導遊，娶了位越南裔女子，即將搬到諾曼第接手岳父母的餐廳。」語調平和，沒有高低起伏。我期待着他口中能說出一些有關他與歌劇的故事，可惜沒有，我感到失落，千頭萬緒湧上心頭。

後來再見就是在阿城新店開張，他把店面裝修得美輪美奐，通往後門走廊的牆上，低調地掛了幾張他在《波希米亞人》的劇照，裝潢也具越南風情，菜單主打傳統越菜加上法餐元素，餐廳的新名字「La Bohème」，不難看出阿城對普契尼依然迷戀。我們坐在瑟堡海旁的露天咖啡座，顧客零落，沙灘上幾隻小狗跟着浪花在互相追逐。「有沒有後悔來法國學歌劇？」我忍不住重提往事。「你應該最了解我。」阿城答非所問。「歌劇」兩字，像是觸動了他敏感的神經，良久無言，然後他慢慢放下手上的那杯咖啡，若有所思地哼出一段普契尼的詠嘆調「多麼冰涼的小手」，音帶傷感，熟悉的旋律……我彷彿看見他眉宇間依然泛着少年歲月的孤傲，我猶如聽見田間的蛙叫蟲鳴伴着他那輕聲的哼吟。

流浪子魂牽夢縈的始終是普契尼的歌劇。